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 编

區潛雲書法集

別號
區
潛
雲



社
美
術
出
版
南
嶺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 编

巨 景 书 法 集

朱 隆 才 著

耀 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潜云书法集/区潜云书；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编.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7
ISBN 7-5362-1976-8

I . 区… II . ①区… ②广… III . 汉字 - 书法 - 作品集 - 中
国 - 现代 IV . J292. 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6130 号

责任编辑 叶耀才
装帧设计 刘向上
电脑制作 刘向上
作品拍照 蔡建中

区潜云书法集 OUQIANYUN SHUFA JI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9、10 楼，邮编：510075)

出 版 人 曹利祥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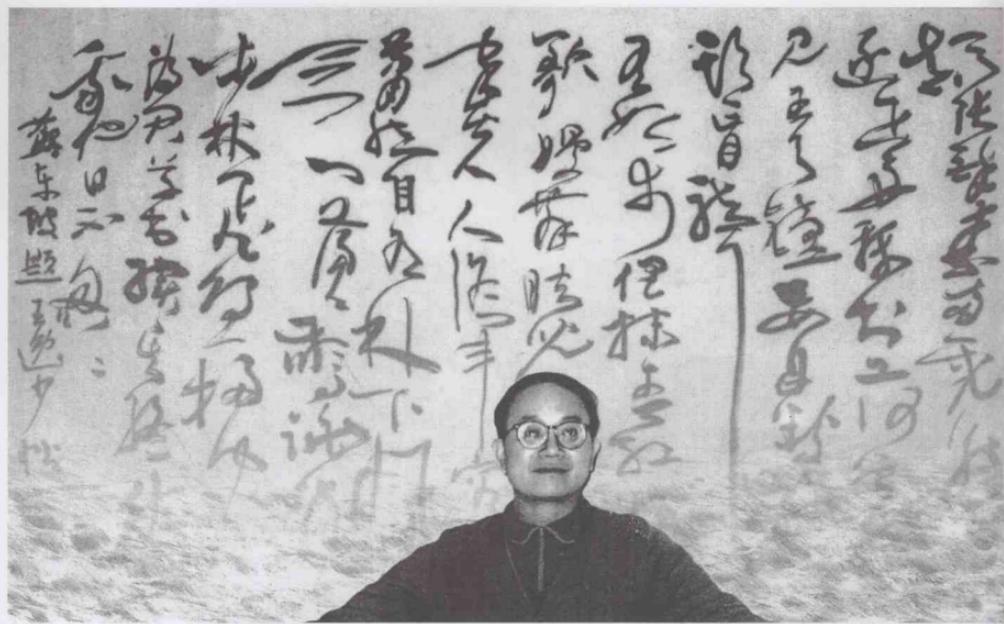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一版

199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380×260 毫米 1/8 16.5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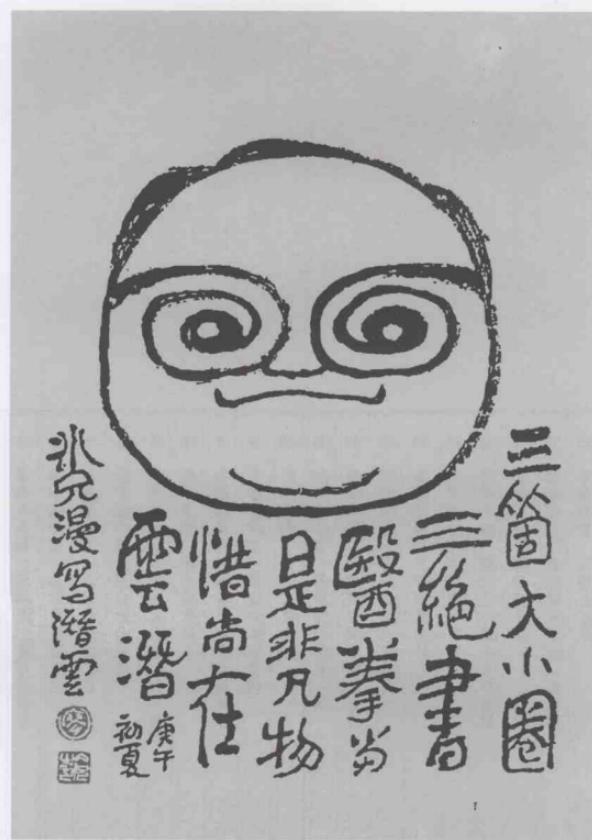
I S B N 7-5362-1976-8

J·1717 定 价 80 元



区潜云

(1938年-1998年) 广东南海人



区潜云造像 (1990年) 廖冰兄 作

目

录

区潜云书法集序

刘斯翰

性灵的独白——观「区潜云书法展」随笔

叶耀才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草书中堂	李白将进酒	行书条幅	杨凝式题怀素酒狂帖后	草书条幅	区棋五律诗	草书手卷	杜牧秋娘诗(附局部)	草书中堂	陆游七言诗	行草书	书当客有七言联	草书条幅	苏轼题王逸少帖诗	行草书中堂	冯班钝吟书要一则	行草书中堂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	草书中堂	李咸用大雪歌(附局部)	草书中堂	陈允斋庆宫春词	草书大中堂	陈恭尹七律西樵旅怀	行草书条幅	刘斯奋贺新郎词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〇	一九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〇	九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25	行隶大条幅	徐生翁撰三亭联
26	草书大中堂	刘介龄白云山顶晓远诗
27	草书	大海高桐七言联
28	隶书	德人华岳七言联
29	隶书中堂	沧海连云迎晓日
30	隶书条幅	石门颂集联
31	草书中堂	李贺牡丹种曲
32	草书条幅	陈止水玉楼春词
33	草书中堂	梁守中七律重过西湖
34	草书条幅	长夏帖
35	草书横幅	苏轼大江东去词
36	草书条幅	黄天骥蝶恋花词
37	草书中堂	区铁七绝诗
38	行书中堂	辛弃疾菩萨蛮词
39	草书条幅	自撰七言联句
40	行书条幅	巴尔扎克语
41	行草书	集黄庭坚句七言联
42	草书条幅	陈止斋雨止诗
43	草书	鹤有云无五言联
44	草书横幅	傅山五律诗
45	草书条幅	花间酌酒邀明月
46	草书横幅	陈止水临江仙词
47	草书中堂	陈止斋西樵诗(附局部)
48	草书大中堂	杜甫戏题王宰山水图歌
49	草书大中堂	陈止斋罗浮村宿晓作
50	行草书中堂	潘毅观区潜云临池见赠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九	五八	五四
五三	五四	五一
五二	五四	四五
四九	四五	四六
五〇	四五	四七
五一	四五	四八
五二	四五	四六
五三	五四	四一
五六	五四	三九
五七	五七	三七
三六	三六	三五
三七	三七	三三
三八	三八	三一
三九	三九	三一
四〇	四〇	三一
四一	四一	三一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三	四三	三一
四四	四四	三一
四五	四五	三一
四六	四六	三一
四七	四七	三一

附	师友题赠（十五首）	
51	草书中堂	太玄经一则
52	草书中堂	辛弃疾鹏鸽天词
53	草书中堂	陈沚斋隔浦莲近拍词
54	行草书中堂	李贺南园诗
55	草书中堂	陈沚斋读冯敏昌黎简诗
56	草书条幅	自撰七言联语
57	行草书中堂	陈沚斋齐天乐词
58	草书斗方	自撰十一言联语
59	草书中堂	白居易中秋月
60	草书中堂	苏轼密州出猎词
61	草书大条幅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
62	草书中堂	黄庭坚观王熙叔唐本草书歌
63	行草书条幅	秋生露竹风荷外
64	草书手卷	苏轼中秋见月和子由
65	草书手卷	刘熙载书概一则
66	草书条幅	集兰亭序七言联语
67	行书	集陈抟七言联（附局部）
68	行书扇面	冯班徒吟书要三则
69	行书扇面	杜甫戏题王宰山水图歌
70	行隶书册页	沚斋诗词抄
71	行草书札	致陈永正（六通）
72	行草书札	致刘斯翰（四通）
73	行草书札	致孙淑彦（一通）
74	行草书札	致梁荣华（一通）
75	行草书札	致叶耀才（二通）
一〇九	一〇八	九七
一一〇	一一〇	一〇三
一一一	一一〇	一〇七
一一二	一一一	八八
一一三	一一一	八七
一一四	一一一	八六
一一五	一一一	八三
一一六	一一一	七二
一一七	一一一	七四
一一八	一一一	八二
一一九	一一一	七〇
一一〇	一一一	六九
一一一	一一一	六八
一一二	一一一	六七
一一三	一一一	六六
一一四	一一一	六五
一一五	一一一	六四
一一六	一一一	六三
一一七	一一一	六二
一一八	一一一	六一
一一九	一一一	五九

区潜云书法集序

● 刘斯翰

吾友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永正先生，嘱为潜云先生书法集作序。余虽甚惶恐，而不敢力辞。盖潜云先生于我，为师为友，二十馀年矣。定庵诗云：夜思师友泪滂沱，光影犹存急网罗。友朋之义，固当如是。余所以惶恐，以为既非书道中人，又于书法甚浅陋，所谓人微言轻，无足取信，僭为作序，贻笑大方，深恐有负友耳。踌躇再三，商诸吾兄，兄曰：潜云先生之书法孤特独立，自足名家，虽当世胜流为之延誉，不足增减其分毫，固非汝可置喙。然亦不必辞，汝但叩其两端，于心为安，于义为当，则是矣。余唯唯而退，于是有作。

先生南海区氏，名潜云，号白螭，晚号耄庵。尚有别号，不恒用，故不具。挟方伎，好技击，而专精书法。先辈佟绍弼先生一见嗟许，曰：将来岭南草书，之子为冠矣。与陈永正相善，视为畏友。尝从容语余：方今岭表，书法史唯陈子可与深论。今视所书，其糟粕之制每有超常发挥，神出鬼没，从心所欲不逾矩。以知先生非虚言也。性不耐俗，能为青白眼。好读书，间亦作文，于书坛人物，辄直言无所忌，同时流辈，既已憚之矣。余观先生之书，植根于性情天分，其学不名一家，不拘一法，博采众长，归于一心。以其天分绝高，性情极专，每作书，解衣盘礴而出，抵于西哲黑格尔所谓生气贯注状态，而尽得王观堂所言不隔之境界。余每得所书，辄忘寝索壁，日瞻视之，觉其如蛟龙腾渊，跃跃然欲来亲人。视彼但识模拟古法，奄奄如泉下人者，或故作夸诞，鲁莽灭裂，志在胜人者，迥乎远矣。昔尼采、鲁迅特赏爱血写之书，斯足以当之矣！先生作书，勇于自信，然不自封。每以新作示人，辄大夸，人或有所讥评，亦不以为忤，叹息嗟呀而已。尝与余书东坡诗卷，曰：吾夜来作书数十幅，仅获此纸。又言，善书者多劣作，其能随时作好书，必书匠庸才已矣。余深然之，以为名论。擅于家累，食常无肉，晏如也。好书成癖，游戏其间，而从无作买卖之想。偶有以重金购其作书，受而托之。至平日所作，随意与人，虽佳作品传，曾无吝惜，以终其身。余一日有所嘱，落款不题赠，笑曰：此书绝佳，不题尊号，他日可得高价。呜呼！其视当世末下笔先议价若干，自谓笔笔皆金钱者，又迥乎远矣。先生之于艺也，殆庄周所谓以天合天者也。

丁丑残冬，先生以疾不永其年，年六十一。当其疾笃，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特为主持筹办「区潜云书法展」，省文联主席刘斯翰、耆宿廖冰兄、黄笃维及书画界名流，故旧至亲百数十人出席，并合资为出版法书集，以传于世。噫！先生其不朽矣。

性灵的独白

——观「区潜云书法展」随笔

叶耀才

传统书法，向来讲究「法」的来路与出处。「笔法千古不易」，这个信条至今仍陶醉着不少「护法者」。然而，我却宁愿相信，书之「法」，本于学养而出乎「性情」，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皆然（作为写字不必如是），作为艺术应当如是。否则，钟王以后不必有旭素。

书法史一再表明，唯性情特异又悟性高者其法可立。而书法创作中可变的形式因素主要取决于书家当下充沛情感的调动、情绪的触发与性情的发挥，不在于「外形式」的制作变化。书家素养性情的奇异最终导致建立新的艺术观：直接的出自本心的审美感觉系统和丰富而独特的技巧表现形式符号系统。唯有此时，书法技巧运用的最高价值及书法技法的至上性特征才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观看了区潜云先生的草书作品后，我们当有所感悟。

虎年伊始，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区潜云书法展」，在广东省美协协会展厅开幕。

这个展览，由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提议举办，从决定、筹备到开展，前后不足十日，绝大部分作品是从作者的师友、学生手头征集而来，未及装裱。展场效果之朴素与作品魅力之撼人形成鲜明对比。展览中，刘斯奋作了感人至深的讲话，对区先生的书法成就作了中肯评价。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陈永正在展览前言中全面评介了区先生的书品人品。一向推崇区先生书法的老画家廖冰兄慨然命笔，榜书「天赐奇才」四字相赠。老书画家黄笃维在展场中即席畅言观感：我与区先生素不相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么朴素而又具有如此高造诣的草书展览，这是一个真正在踏实地追求艺术，淡泊于名利而成就斐然的书法家，当代广东有此草书奇人实在难得，应更多更好地向社会推介。面对这批作品，观众反映极为强烈，原定只展出二天的展期遂延至一周。一些外地的书家同好经辗转相告，不辞路远冒寒而至，不少书画教师再三再四带学生前往观摩、拍照，乃至每每下班闭馆，时间也一再拖延。

区潜云先生是广东南海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中医师、武术家，享年六十。其草书卓然特立，书法理论每多创见，敢于挑战古人今人，早年已得好评。此次首展，区先生书法独立的创造精神与高度的探索实践，再次唤起了人们的艺术良知。先生早年，楷书学褚遂良，讲求用笔之精微韵致，后复上溯先秦甲骨吉金、汉晋六朝简帛章草、摩崖碑版，下及宋至明清各家，无不醉心留连日夕摩挲。青少年时，临书力求逼肖原作，其时佳本不易见，先生每以百计访之。六十年代初，曾借得黄山谷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卷》印本，竭数日夜之功，双钩摹写，不厌其

精。展出的多件草书中堂、手卷、条屏对联，烂漫不羁的性情天趣，时时流于笔端，或融汉碑笔意入行草，矫矢横逸，生气远出；或取晋人简古意态，点划振动，笔力惊绝，每以雄健奇宕、气骨浑然的线条韵律，令观者砰然心动，印象殊深。

对书法技巧与形式结构的特殊领悟，是区潜云作品的一大特色。先生习书数十年，始终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来重视临帖、读帖。对历代法书所取极博，向无门户之固，无论古今、时人之作，遇有神会处，即兴临之，得意便止；又尝言「一日之内可作四体书」，以随时转临多种不同风格字帖，保持对书意的清新感觉，保持运笔时的「手生」状态；运笔时不仅以自己所熟知所见的去书写，更以自己即时所感触所想像的去抒写。课徒习书，除精临之外，亦以此为要求。平日字课，每书不择纸笔，羊毫、鸡颖、茅龙间杂使用，长短锋、软硬毫不拘于一。周末临池，其不过几平方米的窄小阁楼——「蟾臂室」中翰香浓烈，字铺天盖地，如同战场。人夜洗笔时，所用之笔多至一大把，每以双手合捧，令「池水尽墨」。还是在六十年代初，先生以未立之年，慧眼所及，已致力研习王铎、傅山书法（见陈永正一九六七年赠诗〈题区潜云所藏拟山园帖〉），在当时的思潮氛围中，某前辈以人品书画的偏颇之见目其为异端。先生不以为然。同时，在广州与陈永正等书友搜集日本前卫派作品，相互切磋，大胆探索现代书法创作。此后一直持开放心态对待各种书坛现象。一九八八年，先生以草书入选京津穗联展，并获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八八新時代杯」最高奖。先生于九十年代初赴美定居，九七年返回广州。晚岁，先生虽彌留病榻，仍究心艺事，于归道山前一个月致书笔者，索读《蒲华书画集》，以生平「甚敬蒲书，画集上题字愈多愈妙，莫笑我情痴也」相赠，欲一饱眼福而得遂心愿。所作《集陈传七言联》，也为此时由家人扶起力疾而书，当是先生最后之完整作品了。长期的修炼，使其对挥毫运锋的使转操纵极为精确，又融汇了易学、古典诗词、医理、武术等多种传统文化素养，学识既富，胸次又高，以「徐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以至所书之奇，在线质的高度凝炼之外，更在于字法笔势的纵横浑脱，出自机杼，每件作品章法越出越妙。先生之书，善于将情感起伏的细微变化注入转瞬即逝的灵动笔锋，构成通篇线条节奏强弱律动的意态呈现，或断或连、或点或顿，起止藏露「振迅天真」，不可端倪。直如以剑法人书法，迅疾的笔势往往一貫到底，细腻传神的线条韵律之美，表现出高度的技巧魅力，深得「逸气纵横」之妙趣。

先生之「逸气」，实为创作过程中潜藏于内心的激情奇思，与书法诗境相互渗透深化，升华

出品味不尽的恣肆意象。先生平素兴趣广泛，饱读诗书，其书卷之气，蕴藉胸中，积聚日久，一经触发，便「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此而已」（苏东坡语）。

先生论书，常以简古为尚，以天真为难得，曾题册页：「我追求简淡孤洁的风格，孤是独特，洁是皓月无尘，如果能不夹时俗流弊，则自然会生气勃然。所指『时俗流弊』者，除显而易见的流行书风外，笔底下由熟入俗的重复技巧，与千篇一律的习见程式套路，均可等同视之。诚然，书法作为『遗憾』的艺术，草书创作中不可逆的瞬间性，使探索者在创作中备尝『九死一生』的甘苦，笔下大量的『浪作』、『恶札』亦随之产生，草书的所谓『完美』，或许只是『俗书』的代词而已。先生又以『善书者多劣作』自况，片面深刻，不畏讥评，以完善独立人格的探索作为书法艺术唯一合目的性的实践。正是这种深刻的自信与专注，足使其在传统的强大磁场中不致迷失心性，足使其冲决『群体意识』网络的重重牵扯，在拒斥流俗的煎熬中挺然兀立。观先生草书，可悟石涛『法无障、障无法』之真意。」

「草书之笔画，要无一可移入他书，而他书之笔意，草书却要无所不悟。」「草书尤重笔力，盖草势尚险，凡物险者易颠，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熟能止于至善耶？」这是清代刘熙载的几节草书高论。刘氏强调要无所不悟、要尚险、千变万化、神明自得，方能「具有大力」、「止于至善」，究其实，乃要在书中「历尽一切境界」，除天赋与功力之外别无捷径可图，习草者尤其如是。技法的精熟是一个前提条件，若兼富学养而出自性灵，任「性」为之，自然与「执持寻逐」之俗书大异旨趣。对草书技巧的活用能化，自然难免重复的笔势，以臻于草势之「险」。每幅白纸，实为一草书之「舞台」：可不见其方正之四边，也无须每书必填满全纸，对联之左右两幅，也不必字位平齐。挥运之际，只服从内心情感的主导，任何技巧与既往的程式，不足以局限当下性情的抒发流露。也只有把握了技巧的精熟，只有当临池功夫与美感体验趋于同步状态，书者自觉的主体精神在自由宽松的情调中悠然而发，由为法所役到从心所欲，书法「手技」的自动化才有可能忘我地进入高一层的「人神」境界。书者的心性在长期技巧训练的抑制下再次启蒙，在学习的规矩范式中重新酝酿自我、挑战平衡，在运动着的线条结构中习惯于寻求差异性与不确定性，以最终消解技巧精熟所形成的塑性局限，不断引发出相应的新秩序：更神奇的形式结构，更

清新的笔墨技巧。这，便是书法技巧运用的最高值！这使我们相信，自古以来，真有「神明自得」者，是何等地令人神往！

晋唐以来，草书艺术高峰迭起，羲之、旭素、山谷、党斯……当代广东，区潜云书法兼擅多副笔墨于一身，形成个人独特的符号系统而臻高境，实属难能可贵。试看，本选集中区书的几种形式符号：讲究含蓄蕴藉，体现丰赡学养的小行草书件，见手卷《杜牧秋娘诗》扇面《冯班转吟书要》，条幅《临王羲之谢生帖》和几件信札，可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者；以章草笔意书条幅《韩愈感春诗》，中堂《李白将进酒》、《长夏帖》、《集兰亭七言联》等，行笔出没于草与章草之间，旁通神会，学而能化，与向来习章草多拘于笔势形迹者又有不同；以简帛书意入行书写的册页《王羲之诗词抄》，大条幅《徐生翁撰兰亭联》，以汉碑意书《石门颂》等集联，笔调或闲适活泼，或凝重古拙，开合大度、庄谐互见，融《四山摩崖》、《褒斜道刻石》意态的大幅行草书，如中堂《龚自珍七绝诗》、《欧褚两家帖》、条幅《李贺诗帖》等件，碑刻的金石趣味在淋漓酣畅的墨韵中呈现出鲜明的个人气质风貌；以狂草所书大条幅《陈恭尹西樵旅怀诗》（广州美术馆藏）、中堂《李咸用大雪歌》等作品，则以天纵才情尽性宣泄，将书家的内心渴求与生命律动推向了极致。在这里，狂草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精神现象——激越、豪迈，为实现自己的信念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上述充分体现了个人性灵素质的作品，既不因狂狷而失于技疏，亦不因承袭过重而致「眼熟」，自古以来殊为罕见。

「在限制中才能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歌德此言，若移作为书法艺术的「不二法门」，区氏书作可为例证。

而尤为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区潜云草书中焕发出渊源深厚的「现代意识」——高密度的「信息量」与高功能的「速度感」，有如闪光灯一瞬间发出的炽光，远远胜于「千百支长久昏黄的烛光」，其无坚不摧的穿透力，于审美对象的震撼力，则以「激光」比拟更为确切。这一特点，不是单纯的写得快而好就能出现，亦不是高寿的草书大家笔下就能见，尽管区书尚有不完善处（这选集里大部分是其五十岁前后的作品，尚有不少精品，包括参展获奖及赠友作品已流散各地）。「精神的浩瀚，想像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天才是种纯粹的天赋，它产生的片刻之间的作品」（狄德罗语）。毫无疑问，这奇特的性灵之作与名气无关，与那些无聊赖的「随意」书无缘，非高度贯注生命能量，于顷刻间转换入书而不能为，亦非「欲变而不知变」的书法「现

代派」、「未来派」的制作拼凑作品所能比。面对这样的作品，那怕是匆匆扫视一过，也会深印入识者的心扉。这，便是区潜云草书的精气所在。我们在此获得更多的，是书法家当下的灵动生成的感性体验，藉此唤起内心自我意识的苏醒，产生深度的共鸣；从开始停留在文字的文学性的认知解读，到极力从作品中去印证某家某帖的笔法字形这样一种浅层的技巧思维定式提升，从书法审美的泛文化背景向纯艺术背景提升，从而实现对书法移情最真切的审美感应。

一九九〇年夏天，廖冰兄在观摩了区先生一批草书作品后，兴致勃然，即席为其漫画造像一幅，并赋五言一首：「三个大小圈，三绝书医拳，当是非凡物，惜尚在云潜。」老画家的传神之笔，将区先生的形象之奇与书法融合为一，同样堪称绝妙。这幅画作一时在艺友间传为佳话，亦代表了当时激赏区先生书法造诣的一种综合评价。

现当代书坛，书家往往以表面的字形意趣的追求为常见，以涵养意境的终身修炼为罕见。少數几个能达到境界层面的书家，对自身书法形态的把握，仅在于营造一种独特韵味的意境，如李叔同、林散之、阮迟之等，传统文化的多种素养是其风格的主要内涵，书风大都倾向于深细内敛一路。李叔同书法，将线条品味高度提炼，字体简约，浓情淡出，清朗如玉；林散之晚年，同样淡化运笔提按的技巧细节，以营造整体意韵人于化境；阮迟之草书，本于王帖而不着形迹，以拙为巧无心直达。而另一路书法，康有为、刘海粟等，倾向于开拓雄强书风，以气魄胜，视觉上具有宏大的张力但不耐品味，略嫌气盛而乏深韵。历览前贤书迹，我们似乎有理由要求一个既富学养又享高寿的大家书法，气韵俱胜。尤其在晚年，最高境界的体现全在字的修养，在「韵」字上。书法的「贯气」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而得气者未必得韵。人们通常将有神气的书法视为至上，然若以「神韵」衡之，则有「神气」虽属难能，一些欠缺书法技巧素养者（如儿童书）间或亦能得之。而「神韵」，则绝非浅学者偶然可至。气魄大的书作往往仅得外貌印象，若一味恃气霸悍，肆而不醇，只表明书家修养之未到位，仅停留在青壮年阶段，未入「人书俱老」之境。前人每有重文轻质者，书大字时呈气弱，固不足取，而今人书每见以气盛骇人者，失于形表而不觉，亦是一弊。我认为，作书者务使气化神藏，待气入韵，方为高作。

书法一道，乍看起来人人可为，然而从历史上看，客观的淘汰率之高则几近百分之百，以能在书史上留传下来的大书家代不数人，这一现象又为当今遍地「名家」的现象所掩盖。

目前书法界，人们常以风格论字，以宣泄性情为目的。殊不知，只求表面效应的故作安排，

最易出「风格」，委靡懈怠、粗野恶俗也是风格。不求线质的书写意韵品味，不计较深度，只讲求构成的书法，最终沦为具象的书法画（关于这一点，西方艺术家往往能达到更纯粹更高级的视觉艺术效果）。而人的性情本身，自有优雅古朴与低俗之别。书法作品，一旦离开「写」的修养，以「造」出效果，所谓的「风格」也就沦为简单的表面形态不同之符号，有若现今各国之文字异同，以此为风格，也就无须滥言书法了。

中国书法经数千年的美学积淀，对线条的独特品味有着第一流的要求。仅就线条的深邃韵律和精神价值而言，自非它种艺术所可比拟，更非藉表面的走向世界，西方人就能理解。古人论书，以学养为核心，以含蓄中和为尚，能达此境殊非易事。然而，当代人对书法审美又有更新的追求，内融修养，外显雄浑，既具开拓张力之形质，又不失醇和古雅之深韵，应是当代书家追求的一种境界。

八年前，区先生在广州美术学院观看书画展后，欣然挥写集宋人诗联，「独立千载谁与友，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勉后学。今观先生书展，回视现代书坛滔滔，风潮迭起，往事如影历历，思绪万千，亦以此联作结。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九日一稿

又：余于九八年一月十九夜草此稿，至次日凌晨三、四时始就卧，早上接友人来电，谓区先生已于一小时前归道山矣。闻噩耗痛惜不已。忆十六日下午，先生书展开幕后，刘斯奋、陈永正、梁鉴江、刘斯翰诸友前往区宅探视，先生在病榻上欣闻书展开幕之盛况，并悉省市电视台、报社等多家传媒相继报导之消息，面露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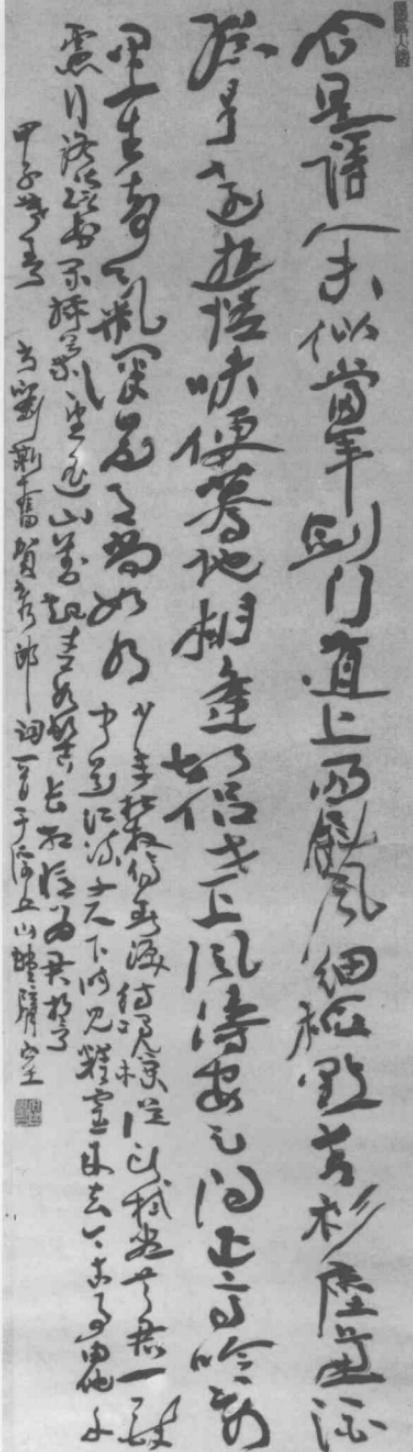
今先生法书集编成付梓，其作信必永存，先生亦可以安息矣。

一九九九年清明二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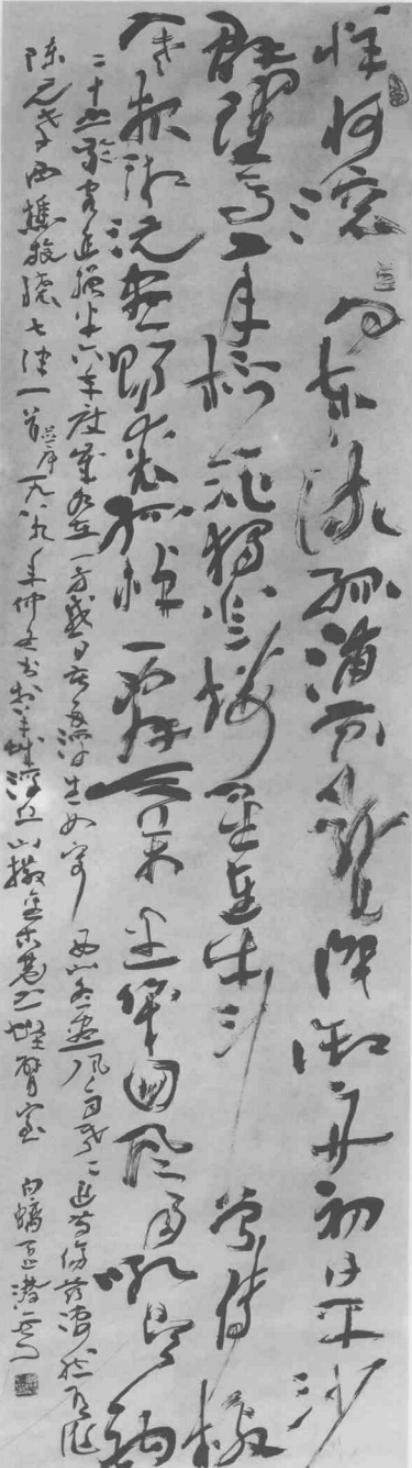
行草书条幅 刘斯奋贺新郎词

合是诗人未似当年
剑门道上雨斜风细
检点青衫尘兼酒
总是远游情味
便暮地相逢故旧
世上风涛安足问
正高吟万里生奇气
深巷月尚如水
少年杜牧伤春泪
待凭栏重头拭尽
共君一醉闻道江流千尺下
时见精灵来去今古事
由他千虑行路读书闲插菊
望遥山对起青如碧
长相忆为君誓
甲子暮春书刘斯奋贺新郎词一首于浮丘山蟠室

一〇九厘米×二九厘米



草书大条幅 陈恭尹七律西樵旅怀



祥河滚滚向东流 绿浦黄龙识御舟
初日平沙群跃马 一年杯酒独登楼 星连牛
斗曾传微 寒报湘沅尽赐裘 孤棹一辞天万里 几回风雨吼吴钩
途强半 六年度岁 各在一方 或日苦多 浮生如寄 西山冬尽 风雨昏昏 追昔伤兹
然有作 陈元孝西樵旅怀七律一首并序 一九八九年仲冬书于羊城浮丘山徵金古巷之燎臂室

白鹤区潜云 一九七厘米×五四·八厘米 广州美术馆藏